

你就在，天水之间——纪念音乐人刘欢

□黄披星

四十多年流行音乐历程，他是最重要甚至是卓越的见证者之一

中秋假期第二天，即2026年9月26日上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著名歌手和音乐人刘欢去世了，年仅63岁。那个很多人眼里爽朗豁达的重量级大身板的歌手，竟然一下子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确实令人震惊不已。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中国流行音乐从萌芽、野蛮生长到逐步建立文化品格的四十年历程中，刘欢是一直在场的一位歌手。在他去世之前，我们似乎都习惯了这种在场。细究起来，这四十多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里，他是最为重要甚至是卓越的见证者之一。

在演唱艺术上，刘欢构建了独属于中国乐坛的主流演唱范式。不同于通俗唱法的浅表抒情与技巧炫技，他将美声的气息支撑、腔体共鸣，与民族声乐的咬字气韵、情感内核深度融合，形成大气而克制、厚重而细腻的独特唱腔。他的演唱从无浮夸转音与刻意煽情，以声载情、以气托境，声线宽阔通透，兼具山河格局与人文温度。

从《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沉郁刚毅、《心中的太阳》的热烈、《弯弯的月亮》的空灵悠远、《好汉歌》的豪迈壮阔，到《我和你》的极窄包容……他始终遵循“服务作品、承载意境”的演唱逻辑。他的专辑《六十年代生人》里有一首《喂鸡》，“奶奶买了两只鸡啊，大母鸡和大公鸡，一只白天忙下蛋啊，一只清晨喔喔啼……”刘欢把这首童谣儿歌演绎得反差萌趣、魔音入脑，听众简直难以想象同一位歌者也曾唱出《千万次的问》。

《甄嬛传》原声，开张国风影视音乐正统范式

他是极少数跳出“流量歌手”“影视唱将”标签，以专业演唱体系与本土创作自觉，为行



刘欢。

业建立审美标准与文化边界的音乐人。他打破了通俗音乐“通俗即浅薄”的偏见，证明流行演唱可以兼具专业厚度与大众共情，为中国通俗唱法确立了高级审美标杆。他的价值，不在于传世金曲的数量，而在于用一生创作与演唱实践，完成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本土化、专业化、雅致化重塑。

相较于演唱天赋，刘欢更珍贵的是清醒的创作文化自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语乐坛长期跟风港台、照搬欧美编曲范式，本土音乐表达逐渐失语。而刘欢始终坚守扎根中国文化的创作立场，拒绝同质化流水线创作，坚持以传统音韵、古典意境、民族内核赋能现代流行音乐。他的创作具备很强的文人底子，这自然跟他的自身学识有关，但关键还是在于那种自觉的意识。他为《甄嬛传》创作的系列原声，讲究文学性与结构性，作品来源于古典词曲格律与传统

《雪城》和《便衣警察》唱响了刘欢

□金兆钧

1987年年底到1988年年初，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播放了电视连续剧《雪城》和《便衣警察》，两部剧都属于“伤痕文学”题材，收视率极高。而此前还默默无闻的刘欢因为演唱了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和插曲一举成名。

刘欢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系，从小喜爱说相声、玩音乐，上了大学后他开始自修钢琴和吉他、唱外国歌。他在1991年12月的采访中回忆说：

真正开始玩音乐就是大学这四年。我上学没多久，大概也就三四个月，发现学院里有一架钢琴没人弹。我们学校那时刚刚恢复，我们是头一批学生，是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买的这架钢琴。从那开始，我就每天中午从吃完饭到两点上课之前去弹琴，一开始我还弹点“车尔尼”系列的教材，买了一大堆谱子，结果“作品849”弹了二十多条我就扔一边了，开始即兴演奏。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法国使馆搞了个法语歌曲比赛，当时的奖励非常诱人：获奖者可以免费到法国去旅游一个星期。于是我就参加了那个比赛，果然还得了个奖。临毕业我跑到法国去玩了一趟，回来同学们都考完试了，我一个人补考。考完了毕业留校，在团委，负责学校的文娱活动，我给学生开了个西方音乐史讲座。也没什么大事，时间挺多，我对音乐也就鼓捣得越来越多。

毕业半年，中央讲师团要求报名，去宁夏支教。结果刚报完名，中央电视台就搞了个节目叫《电影世界》，需要唱点外国电影插曲，

导演还希望用原文来唱。而当时北京可以用外文演唱的能得上名字来的就一个成方圆，再要找个男生就不知道找谁了。于是有人推荐我。这之前北京搞了一次高校英语唱歌比赛，第一名被我拿下。这是1985年年底。1986年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约我去录音，就这样开始认识北京录音圈的人。圈里一说这个人还挺棒，就到处传。

到了1987年的5月份，北京召我回去，当时是宋庆龄基金会准备在“六一”搞一台“为了明天”的义演给孩子们。这之前谷建芬写了一首《世界需要热心肠》，她找了很多试唱，都不好，要么太正统，要么当流行歌去唱又掰不过那劲来。把我找去，说我也没法唱，她这歌写得正在缝里，要让我帮她修改。结果我就改了，把拍子重新归了一下，也没有太详细的想法。唱了之后老太太认可了，把谱子照我的改了，也录了，也发了，等到晚上要唱，就又把我又找回来了。

我5月份回来准备这个晚会，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李黎夫同时找我录《雪城》的插曲……把歌录完，把晚会演完，谷建芬又把我留下，参加她的作品音乐会。她想让我唱《世界需要热心肠》，我说：“您还有没有别的？”那个又唱又蹦的，您再给我找个别的。”她把大歌本扔给我让我自己去找。我回去找一架钢琴溜了一遍就挑了首《绿叶对根的情意》。她原来那个歌挺日本的，我重新搭了一下。就那边加了个副段，副段是和声没变，旋律往上跳了一下。就这样，我写了个功能谱子，弹着琴唱了个小样给李黎夫去配器。然后我在音乐会

五声音阶，《凤凰于飞》以古乐为骨、现代编曲为肤，将古典雅致的东方美学融入影视配乐，开创了国风影视音乐的正统范式。

有几首歌能跨越时代，就已经很了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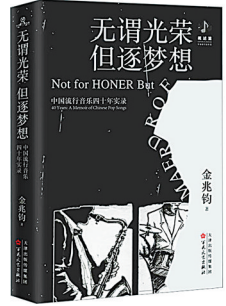
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的是，改革开放早期因为港台歌曲的大量涌入，有好些年大陆的流行歌曲陷入迷茫之中。当大面积类似于刘文正、凤飞飞的歌声泛滥之时，刘欢的价值在于——他明朗有力的存在，避免了流行音乐陷入某种过度模仿的阴柔时段里。

他给人很深的印象是“真”，说真话专业的活还有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他不迎合市场，创作慢而精，每一首作品都兼具艺术价值与时代重量。家国、故土、风骨、初心等中式人文母题，他写得“大而不空”；他让流行音乐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费品，而是承载时代情绪、民族审美与人文思考。同时，他倾力扶持原创音乐人，推动华语原创音乐扎根本土、独立生长，为乐坛留存纯粹的创作火种。

大一点说，刘欢的演唱拔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艺术上限，用创作守住了中国音乐的文化根脉。民歌类、颂歌体、古典范、英文歌、套曲式……他用自身的眼界和多元的呈现，留给乐坛的是专业的艺术坚守与清醒的文化自觉。这份创作初心会指引华语音乐向更深刻、更雅致、更具民族底气的方向前行。说起来，一个创作者有几首歌能跨越时代，就已经很了不起，比如有朋友提到的《去者》《爱之无奈》等。这就好比有几首诗从唐朝流传下来一样。

当年他跟一个小孩在广西民歌节上合唱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轻盈灵动，举重若轻。印象很深的还有：“放眼望，天水蓝，你就在，天水之间……”这是1996年刘欢为电视剧《胡雪岩》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情怨》。

遥遥之中，一个明朗的声音远去了，宛如一个时代的声音在消逝。



《无谓光荣 但逐梦想：中国流行音乐四十年实录》
金兆钧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上就唱的《世界需要热心肠》和《绿叶对根的情意》。

我干完了这一大堆事才返回宁夏，这时支教已经结束了。7月份回到北京……那时主要是录音多，演出、出外都少。那一年特偶然，我在天津待着，《便衣警察》剧组在天津出外景，那时《雪城》在北京还没播，但在其他地方已经播了，他们看了，就要找唱插曲的人，那时谁也不知道我，找我挺费劲的。结果还挺不容易找到我了，把歌交给我，我一看说：“你这调太低了，低了有四度，你改了，重新配器。”

12月1日，我记得正是我们学校校庆，有一大堆演出活动。上午接我去录音，是个大乐队，一遍就给唱下来了。那个剧是12月播的，转过年来1988年《便衣警察》在北京台放，《雪城》在中央台放，一、三、五是《便衣警察》，二、四、六是《雪城》，天天是我的歌，一下子就不可收拾，过了春节就了不得了。现在回过去想想，那时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要不然不会把自己搞成那样，真是累得一塌糊涂，一点不夸张，只有半条命是自己的。一直到1988年夏天，大约是8月份吧，我有意闲下来了，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躲到长沙我爱人家去了。也没躲住，让人抓到武汉去了半个月，回来真是踏实了一点。

《看高一线：明生的商业与人生思考》
关明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阿里前总裁、首任COO关明生首次完整回溯其跨越东西方、贯穿跨国企业与互联网浪潮的经历，呈现了作者从香港童年、剑桥求学，到在通用电气、英国BTR等顶级跨国企业内成长为销售与管理悍将，最终在阿里巴巴创业危急时刻以“救火队长”身份加入、帮助阿里度过第一个互联网寒冬的完整旅程与关键抉择。

《德国士人的衰落》
[美]弗里茨·林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讲述1890—1933年间，德国一群以大学教授为核心的读书人精英，在时代浪潮中如何守护理想、回应剧变。他们中的一些人滑向纳粹却不被纳粹信任，一些人看不起纳粹却庆祝纳粹取得胜利，一些人抵制纳粹却和纳粹具有思想亲缘性，一些人根本不知道纳粹是什么就过世了，却被视为纳粹的精神来源。

《幻觉之镜：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
[德]弗里茨·费舍尔 著

本书是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重要作品。作者指出，战前德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好战情绪：民族主义团体、工业与军方利益集团以及德皇等政治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更为激进的对外政策。本书通过对这些群体的思想与行动的细致描绘，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时代“众生相”。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郭梅说剧·

《早春晴朗》：办公室恋情之禁忌

□郭梅

《早春晴朗》播出后热度居高不下，争议也随之而来。二本毕业的尚之桃进入顶尖广告公司，与创意总监秦念发展出隐秘的恋人关系。二人白天是上下级，私下是情侣，除私密相处之外，楼梯间、车内的暧昧戏份颇多，引发大量讨论。

“披着职场外衣”的情爱剧本就十分常见——真正硬核的职场题材既不好创作，也难收获热度，很多观众就喜欢看“拉扯”，所以“真正的职场剧”之匮乏也不是一两天了。剧中有不少行业场景，也涉及北漂新人的生存处境，但秦念精英化的生活状态，尚之桃理想化的合租生活，还有不合行业逻辑的“七折抢单”桥段，都让职业部分的刻画流于表面。不过，这些细节上的悬浮，还不是最值得探究的地方。

本剧的核心矛盾，在于权力关系与亲密情感纠缠在一起时的叙事处理。

秦念掌握着尚之桃绩效评价、职业去留的实际权力。这份无法切割的上下级权力结构，不会因为二人产生爱情就自动消解。据报道，剧方请了亲密戏指导，用女性凝视的镜头语言去消解权力差——男主在亲密戏里弯腰、弓身、仰视，让他这个上位者在视觉上变成了臣服者。可是，视觉上的“臣服”

·序跋集·

追寻“燕南园”前世今生

□徐泓

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

2024年初，我做了一次非虚构写作的尝试，出版了一本书《燕东园左邻右舍》，让挂上“北京市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诸小楼开口说话，讲述近100年间在这个园子里、在这些小楼中住过的学人、发生的故事。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燕南园前世今生》，是它的姊妹篇。燕南园与燕东园在2021年同时完成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挂牌。它比燕东园更幸运，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编制了《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正式启动了“燕南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2023年12月，这个项目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评审专家对燕南园项目的评价是：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巧妙阐述了园中房屋和景观的空间关系、建筑风貌及生态完整性。

我对燕南园同样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愫：1945年10月燕京大学复校，我的父亲徐献瑜出任数学系主任，第一次分配给他的住宅就是燕南园59号。我于1946年7月出生，在燕南园59号住过三个月。正是在我过“百日”的那天，我家搬到了燕东园40号，自此居住至今。

得知“北大燕南园项目”获奖以后，我兴

·无限杂思·

“码农”的咖啡好喝不好喝？

□刘洪波

数字时代的时间，物理切分上是细微的，心理感知上是夸张的，而社会调配上却是模糊的。

严格区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是工业时代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数字时代，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线正在打破，资本化劳动不再局限于生产空间、工作时间。“标准工作日”被蚕食，全部时间都可能成为工作时间。

在“数字工人”集中的大型企业、生产场所里面对设了休闲区域、咖啡、茶点、娱乐空间、健身场地，给人一种轻松工作的印象。有的企业甚至设立“发泄室”，让员工可以进去殴打老板的模拟塑像。

与此同时，远程工作打破了生产者必须进入车间场景的规定，虚拟空间扩展了劳动场域，全程数字化管理加强了劳动时间调度。

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模糊，与前工业时代的那种模糊绝不相同。前工业时代的自然时间、农事方法，是回不去的。数字时间是工业时间的升级，时间已从板块结构碎化为数字结构，一种“高分辨率”的离散状态。时间感受变了，快慢的衡量尺不再是日影移动和钟表转圈，而是数字闪烁。时间的使用方式变了，人们不是一段一段地使用时间，而是以数字机器的频率来随机组合时间。

“词元工厂”给“码农”提供咖啡和茶点，不是为了着休闲，而是为了着激发效率，这是张弛的调度，更是适应“项目制”工作的时间运营。工业劳动的典型场景，是为数众多的工人在大型流水线上各自做着单一动作，人与机器相似，做着高效的机械性动作。数字劳动的典型场景，是一个个小组在完成大大小小的“项目”，时限要求也是严格且充分效率化的。

“项目”的时限，与流水线的机械时限明显不同，它具有总体的刚性，但瞬时可以随机。你在某一瞬间要做什么，自便，但“出结果”的时间不能受到影响。这给了人一种时间自主的假象，但时间的压迫感并未减轻，时间的压榨机制可能更加强化了。

人们在飞机上打开电脑，在列车上修改方案，把片段时间用于工作上的远程协同。人们在家里不断切换家庭模式和工作模式，不分昼夜。工业时代对时间纪律的强调，诞生了“科学管理”。数字时代，时间的纪律强制可以变成劳动者的自我安排，但严格的



郭梅 杭州师大教授，剧评人、作家。

不可能改变现实中的权力不对等。于是，职场上尚之桃的每一次“升级”都让观众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她真的出类拔萃，还是因为秦念。

剧集着力渲染地下恋情独有的禁忌张力，却没有充分展开这段关系自带的现实代价。长达六年的隐秘交往中，很少落笔去写女主内心的撕裂与权衡：当工作与感情发生冲突时，她能否抛开恋人身份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当二人的恋爱始终不能公开，流言、猜忌、职业风险时刻悬在头顶，她又是如何看待这份关系对个人职业前途的侵蚀？

后来二人分手，一大动因就是女主意识到依附关系会消解自己的独立性。她选择离开，想要摆脱秦念光环，去证明自己。但是总共24集的剧，到20集后，女主才出现结构性的怀疑与挣扎。

一段长期地下维系的职场亲密关系，天然挟裹着利益与风险，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纯粹的爱情。亲密戏份并非原罪，成年人的情欲更可以被影视表达，剧组规范拍摄、保护演员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但亲密戏份应当服务于人物内心与故事推进，而不只是放大暧昧拉扯的情绪快感，成为一种噱头。



摘编自《燕南园前世今生》作者自序和后记。

冲冲地奔向自己的出生地。踏上修葺一新的“小上坡”，进入燕南园，仍然是大树的世界，绿荫遮天，竹林花木深处藏着数栋西式小楼、中式平房。园中的“洋灰路”已按照旧制重新铺过，园林也被修剪梳理。沿着新设立的导视系统，我将17栋建筑转了一个遍儿。写《燕东园左邻右舍》时的冲动涌上心头，我想再次提笔，完成一个个体记忆的集体性打捞，以燕南园二代、三代的视角，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

燕南园的知名度远高于燕东园。对燕南园及燕南园一些住户的报道，近些年来频频见诸各种媒体，书籍都出了好几本。要写出更真实的燕南园，就要在史料与事实采集上下更大的功夫。况且初涉史料，我即发现以往的报道有一些谬误，且以讹传讹已久。

我很幸运，难题在码字的过程中不断迎刃而解。为此我深深感谢所有参与本书写作的人们。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缔造了燕南园、燕东园。

我相信，这些被打捞出来的学人、往事、回忆与细节，将会在燕南园规划保护项目中创造新的价值，将会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熠熠发光。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结项”时限和岗位不安全感，使自我安排变成自我压迫。

人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景下进入工作状态，休闲状态随时中断，时间自主安排变成时间的无序编排、计划性消失，工作逻辑渗透到了生活，工作时间延伸到了家庭，办公室、工厂与家庭都开始“工作化”。

数字设备使人保持了全时在线，也就是随时待命状态。通讯上的同步技术、工作上的远程协同、作业上的共享编辑，都遵循立即响应的原则，确保劳动者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能随时听到。

资本增值的理想用时是t=0，数字时间就是理想的技术装置。在时间生活上，它把日常时段分解到一秒都嫌太长的水平，过去在仪器计量上才有意义的瞬息，变成了现实的时间心理。人们对帧幅抖动、及时回应、点击进入、划动切换的要求都比身体的神经反应还要快，对延迟的耐受心无限接近于0了。

技术生产了数字时间，也全面更新了生产技术、家庭技术和娱乐技术。数字化生产技术随时接入家庭生活和个人娱乐的时间；数字化家庭技术提供生活的便利，某种程度上使技术接管家庭；数字化娱乐技术塑造新的时间感知，培养了随时“换频道”的行为习惯和文化态度。一体的数字化外观，模糊了不同时间的内容和性质，随时切换频道的习惯和态度，为生产时间楔入生活时间创造了合理性。

全景数字化还带来了全时义务的数据生产，让你在无形中为平台积累数据资产，而使这些数据变成反系你的利器。个性化的“数据杀熟”、快递员在时间监管下的脚步加速，不过是小小的例证，更深层的是平台分配利益、算法制造认知。

与数字时间的转变相适应，社会形成新的时间辞序学，用各种方式暗示忙碌等有为、越忙越是成功人士。空闲时间过多的人相当于能力不足、无足轻重、淘汰出局或自行退场。而行程频繁、时间不足，成为高级白领、高级管理人員的人设，他们时间紧凑、行为有力、双目有神，类似数字时代的贵族。“码农”则如同数字时代的江湖侠客，他们忙碌到失去晨昏，形容枯槁、细行不检。